亞洲電影 Asian Film

日本電影「第四位」大師 成瀨巳喜男

在所謂世界經典電影的討論之中，歐美作品總是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亞洲電影往往只是由日本和印度的幾位大師點綴。於是，長期以來世界各地影迷談到日本的電影大師，往往就是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黑澤明三人，於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各地電影節開始「發現」成瀨巳喜男時，往往要加上「第四位」大師這樣的形容。

文：行光

雖然被列爲「第四」，但在芸芸日本電影導演之中，成瀨巳喜男似是最能展現日本女性生存狀態的一位。相比起小津安二郎追求的形式化世界，或是溝口健二那種贖罪式的美化女性，在他電影中的女性，總是在生活中撞得焦頭爛額，但依然努力地活下去。一九二〇年成瀨十五歲時加入松竹片廠，相比起同期的清水宏、小津安二郎等人，他在學歷和自信上都略遜，結果當人人都當上導演之後，他才在入廠近十年時執導了第一部作品。雖然他執導的庶民劇頗受好評，卻被公司管理層評爲「不需要第二個小津」。他在一九三四年時轉投新成立的PCL公司（後來的東寶）開始轉向聲片的拍攝，翌年《妻如薔薇》一片讓他登上了《電影旬報》十大日本片第一位的位置，確立了第一流導演的位置。

低潮至50年代捲土重來

可惜，成瀨的事業長期起伏不定，就在他和《妻如薔薇》女主角千葉早智子結婚，公私兩得意之際。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對於電影也加緊管制。結果，他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低迷。作品成績不穩，就算拍出佳作也不太受注目，連妻子也和他離婚求去。他的「低潮」要到五十年代開拍的《飯》（一九五一年）才眞正結束。

《飯》改編自女作家林芙美子未完成的遺作，講一對中年夫妻的生活瑣事，當中人情世故的微妙互動，加上成瀨嫻熟的光影調度，大受好評，讓他一舉重回「旬報十大」的前列。接下來的十年，他多次改編林芙美子的小說：《閃電》（一九五二年）、《妻》（一九五三年）、《晚菊》（一九五四年）、《浮雲》（一九五五年）、《放浪記》（一九六二年）等，基本上都是傳世的名作。當中最著名的當數《浮雲》，這部電影同時位列於楊德昌和徐克兩位風格南轅北轍的導演心目中的十大電影之列，亦在《電影旬報》十大選舉中第一次設立的個人獎中，包攬了最佳導演和男、女演員三個獎項。長期和他合作的高峰秀子和森雅之，也在這部電影中交出人生中其中一次最佳演出。

其實談到成瀨電影中的演員，由高峰秀子、原節子、田中絹代到司葉子、千葉早智子等衆多女星，以至到演技變化多端的森雅之。森雅之在《浮雲》中扮演的富岡，一個自我中心、放蕩不羈而又軟弱的男子，成爲他一生中最爲人記得的角色。同時又在成瀨的《兄妹》（一九五三年）中，扮演蠻悍衝動的石匠，一反他著名的「知性」形象，讓觀衆見識到他演技的多變。

傳世名作發行有限

今年是成瀨巳喜男誕生一百一十周年的紀念，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在電影節和之後的Cinefan放映之中，選映了十二部他的作品作爲紀念回顧。除了戰前的《妻如薔薇》，其他都是五十年代之後的作品。包括《飯》、《浮雲》、《放浪記》，以及在盧卡諾影展（Festival del film Locarno）拿了女主角獎的《當女人踏上樓梯時》，以及遺作《亂雲》等片。相比起二十多年前第十一屆電影節放映的二十二部作品，這次回顧的規模小了。除了電影節主事人對本地觀衆口味的考慮，這個現象恐怕和導演生前的東家東寶不積極推廣也有關係。

有趣的是，傳世的成瀨作品大概有三十多部，但在日本以外地區發行的光碟卻寥寥可數。近年，美國推出了他全部傳世的默片作品，不過這是舊東家松竹的出品。至於東寶攝製的成瀨作品，絕大多數只是在日本的電視上放映，就算是日本推出的光碟也爲數有限。這點和松竹的小津，以至木下惠介等人全部作品的光碟都有海外的發行，待遇相差甚遠。這恐怕也是爲什麼到今天，談到成瀨巳喜男，電影節還是要借其他日本電影大師，以至歐美評論人的口，來宣稱他是如何厲害的原因。

▲《飯》改編自女作家林芙美子未完成的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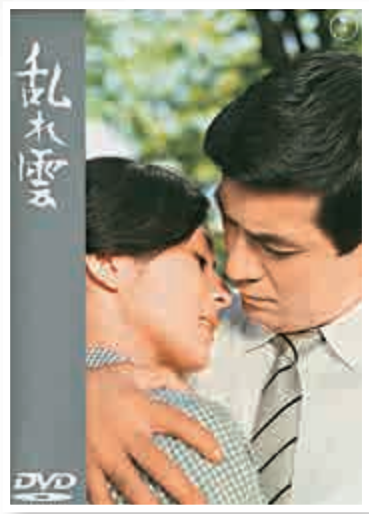
◀成瀨轉投PCL公司執導的成名作《妻如薔薇》

▲成瀨揚威海外的經典名作《當女人踏上樓梯時》

▼《浮雲》中的高峰秀子（右）和森雅之都交出一生中一次最佳演出

►楊德昌和徐克導演都選《浮雲》為世界十大電影之一

◀被冠上日本電影「第四位」大師之名的成瀨巳喜男



▲成瀨另一部傳世的名作《放浪記》

◀拍於一九六七年的《亂雲》成為成瀨電影的絕響，兩年他便離世

《叛亂者》《黃金花2》承上集餘威

上周一如所料《仙履奇緣》夾着短片《魔雪奇緣：發燒狂熱》成爲票房大熱，全球勁收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眞係唔講得笑。今周又一部荷里活大片駕到，改編自暢銷科幻小說的三部曲第二部《叛亂者：強權終結》（Insurgent），上集《分歧者：異類叛逃》（Divergent）在港收八百八十萬港元，反應沒有美國那麼強烈，這跟小說的流行程度有關。而《叛亂者》是承接上集的故事發展，被發現是「分歧者」的男女主角，開始逃亡旅程，跟背後操縱的部族聯盟決一死戰。此片香港和美國同步上畫。

而相隔四年，英國導演約翰麥頓（John Madden）再續「黃金花」故事的《黃金花第2大酒店》（The Second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兩大阿姐茱迪丹芝（Judi Dench）和瑪姬史密夫（Maggie Smith）再度攜手演出，上集《黃金花大酒店》在港收二百七十萬港元，作爲一部講中、老年人情懷的劇情片能有如此成績，實屬難得，難怪發行商四年後再接再厲。此片於前一周在美國上映，收一千八百六十萬美元，較上集的四千六百四十萬美元遜色，但對導演來說，難跟他的成名作《寫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過億美元票房比較。

近年有意「標尾會」趕着提前退休的里安尼遜（Liam Neeson）又一部動作片，這次由《直航殺機》（Non-Stop）的贊美哥勒施拉（Jaume Collet-Serra）執導，與性格演員艾夏利斯（Ed Harris）合演。這次里安尼遜扮演的殺手要在感情疏離的親生兒子和情同兄弟的黑幫好友艾夏利斯之間，作出抉擇。不知觀衆對這位動作中生看悶了沒有，影片於上周在美國上畫，收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可見里安尼遜仍具吸引力，不知香港如何。

兒童戲再現港影壇

香港電影方面，最矚目的應是楊千嬅和古天樂兩大巨星主演的正能量、勵志電影《五個孩子的校長》，導演關信輝把「四千五百元校長」呂麗紅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楊千嬅扮演這位熱血校長。兒童戲曾經在香港影壇閃亮過，可惜近年可謂絕跡，這次關信輝找來五位相當可愛的小演員與影后楊千嬅合演，效果不俗，不知票房反應如何。

跟《五個孩子的校長》截然不同，但又是香港電影一個次類型的《台北夜蒲團團轉》，這次錢國偉帶同關楚耀和陸永到台北「夜蒲」，與一衆台灣演員合演，「夜蒲」文化終於殺出香港，下站會是東南亞哪一個城市呢？

林錦波

▲《叛亂者》承接上集的故事，男女主角展開逃亡旅程

中國電影現狀

早前有一個電影論壇，幾位電影公司負責人各自提出不同方面的論點和現象，值得探討一下。

有論者認爲我們中國的電影觀衆平均年齡是二十一歲，所以我們應該多拍年輕人喜歡的電影。「平均」這東西其實很玄，比如依數據香港人平均每人應有數千萬資產，但其實大部分人沒有千萬資產。雖然電影觀衆的年齡差距沒有貧富差距那麼大，但肯定年齡代表的意義需要更多數據支持。今年的賀歲片《澳門風雲Ⅱ》（香港片名《賭城風雲Ⅱ》）是典型的港式喜劇，理論上不應受到內地年輕觀衆歡迎，卻票房冠軍（收九億多人民幣），今年還打算拍第三集。

至於說製片方要滿足觀衆的體驗，不要找令人吐槽的電影這主張十分正確。可是，沒有商業製片人不想滿足用戶需求，而多是因爲力有不逮。作爲一家電影公司，每年必須要推出一定數量的電影。最好是找到的項目都是優質的，但如量不夠的話，怎辦？退而思其次，這是經營之道。還有，以爲是優質的電影也不一定能賣座，例子多如天上繁星，這是殘酷的現實。再者，好片、壞片都有人吐槽就很難拍電影。

電視綜藝節目拍成電影都能賣座，令很多導演不滿（尤其是馮小剛導演）。這些製作一般不甚精良，是噱頭式的商品，電影人當然覺得不是味兒。但這是商業現實，有人買票看，就還會繼續拍攝，這是其中一論者的說法。他更指出現時造星方式已不同，因互聯網的普及，電視製作的影響力大，瞬間可造出當紅偶像。這種高速造星法，會不會來得快、去得更快，就得拭目以待。

中國電影的利潤有百分之九十來自本土，百分之八十來自票房，這比例並不健康，證明中國電影還沒有「走出去」。今年二月中國票房是四十億人民幣，超越了美國二月的票房，相信不出五年中國的全年電影票房會超過美國。但論者認爲，即使如此，仍未能與美國並肩，因爲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本土和票房。可見中國電影要進一步發展，不止於滿足本土觀衆還要衝破文化的隔閡引起外地觀衆的共鳴。

另外，有論者認爲現在互聯網票價九元九角人民幣，越賣越平不是正道。以及中國電影要研究分級制的建議，都值得探究。

文：田力